麟原文集

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麟原後集卷十

元　王禮　撰

白雲詩序

……据可及……丞永寧也……清事簡時娛情翰墨形

咏歌……之……孫……詩……令張君宗顏為作白雲

……晉者……宦……其雖……而……言於余余其將何以輔

侍吉……獲侍……於……親在河陽及登太行反

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於是仕宦而思親者千載以為美談噫吾意梁公於斯時也身縻爵禄而心切定省懷哉懷哉極目天末其思親也當何如哉卒之勲業昭於時聲稱垂於後赫赫在人耳目如昨日由此觀之士君子之含悲茹辛離親戚棄墳墓以效用於當時者志必有在非徒干升斗之禄而已也今王君以儒術起家作宰巖邑偕偕朝夕違親於二千里之外衣冠枕簟之適其宜饘薌滫髓之備其養者皆不得以躬眂如之

何勿思雖然忠孝一理也能忠於君者即孝之移故莅官不敬曾子以為非孝可及勉乎哉異日使國人稱願曰幸哉王氏有子如此庸非孝之大者乎遠邇之士得於見聞者咸因圖以詠其孝思余故序其槪以為勸云

白沙吳氏族譜序

大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說者曰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求其生我祖者則曾祖也尊其所自來故敬宗敬宗故睦族窮

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此宗子法也所以管攝天下人心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耳今宗法既廢士大夫家亦惟明譜系辨昭穆以廣親親之道而已嘗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其推而上之報本或至於數十世之上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故周公兼制天下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爵命之使傳國於後世當其時也有分封之禁有錫財之厚未有專享前人之澤者也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皁隷叔向亦以為晉憂今之欲明譜系表世族者可不以古人之心為心乎西昌白沙之吴源於禾川其為顯族也舊矣名賢之序其譜者衆矣遠孫茂御又合禾川之譜而重修之此尊祖敬宗之心也茂御崎嶇兵亂間垂三十年一還故里卓爾有立以無忝所生族姓之在俘虜者悉收完之此叔向之憂也窮之之不能自振者因可利而利之亦成周分錫之惠也易墓祀祖無間於闔族之間不遺乎數世之上非三代報本追遠之

遺意乎茂卿不有古人之心也哉雖然在其族者茍能以茂卿之心為心謹其身亢其宗吳氏有不復興矣乎某於吳嫺戚也故序其後以規

魏德基詩稿序

古者風俗淳美民情和厚故發於聲詩雖下至閭閻畎畝羈夫愁婦無不由乎衷素當歌而歌當怨而怨其言皆足以動人是故高者黄河太華低者寒泉絶谷大者鈞天廣樂小者幽琴遺響遇之而神怡聆之而興逸非

若後世摹倣步驟仰探乎風雲月露之滋華俯掇乎草木魚蟲之品類及玩而味之求其戚戚於我心者末之有焉何也發之者非其真心也嗟乎安得能吟之士與之誦詩三百以涵養其性情之本哉錢唐魏德基以清才茂譽出仕於時司征於吾里之永和其為人也一介不取予氷有時而讓其清蘖有時而畏其苦進思忠君而退思報母若是非其本之既立者乎故其為詩也隨意之所欲言而非衆之所能言無摹倣無蹈襲異於世

之愛惜情思者遠甚使因吾說而推之涵泳乎國風雅頌以為之本沈浸乎漢魏晉唐以為之佐豈不愈有過人者哉德基數以詩視余余既得其詩且慕其為人方將采之以觀而余友夏彥琛又以序請余故序其稿如此而深以詩之大成者望於德基焉

贈劉學雲序

古稱王謝家子弟蓋風氣自與常人殊其階庭之間父兄談經訂史評論人物商略世事以至醫藥卜筮衆

技之說莫不入耳注心視齗齗之士覺異吾廬陵須溪
劉大博從子雲西先生經濟之外雜學尤博洽晩以利
濟為心富蓄良方嗣子學雲以前人心為心多所記憶
余友李壽朋嘗患疽腰脅學雲用藥治之拔毒荄去死
肌不數日奏功而不伐善因記學雲嘗與予談其尊父
以煖木杖贈虞閣老篇章往復前輩風流依約可見令
又因其一技之善而知其他美之得於階庭者有未易
窺其涯涘也或曰昔人以主癰疽譏宣父子於學雲何

與之深耶余曰否否是疾也豪傑之士懐忠抱憤往往有之不遇良醫飲恨以沒使學雲生於楚漢爭雄之際而范亞父得一遇之則亞父之生死未可知而楚之存亡未可決可謂其一技而少之哉蘇子曰增不死項羽不亡當時苟有良醫能續一賢之命脈則一賢能續一國之命脈世稱上醫醫國殆此之謂歟壽朋德之而徵言以報予故著故家子弟之所以異於人而非世俗之以醫名者比也學雲一字龍淵云

送王玄石序

余觀古昔英偉特達之士其乘時立功雖事之至難至重攬爲已任而不辭迨夫機會既殊察微知變則一切棄而去之如委蛻此非識趣之高深謀遠計過人者哉鴟夷子之寄跡五湖留侯之從赤松子遊可謂晚節末路能自全者矣當斯時也想其視富貴如聚沫視功名事業如石之蘊火擊焉而暫發其來也適然其去也脫然豈有幾微遲留顧惜意哉袁之古洴有簪纓之裔曰

王氏往余舉於鄉其族玄石為江西行省知印邂逅鍾陵逆旅知其意氣奮發志於功名者也後乘時積官至理問人服其能而風塵澒洞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近歲乃聞有以地理之術稱於吾郡詢之玄石也其貌蒼然其鬚鬢皤然而胸中耿耿者尚在也嗟夫謝圭組之榮樂林泉之趣其登山臨水悠然遐矚不過寄其泛五湖從赤松之興耳時之人豈真知玄石哉今年夏留余溪上踰月將歸古蓱贐以言者浮於貨顧何補於玄石而

猶若有望於余者余故嘆其識趣之高同符古人因序以贈雖然秋高氣清尚當攜一節與子履羣玉之峰以觀乎曠邈㟝嶁之融結也子姑往

石門隱居序

予舊聞汶原王氏在宋有胄監弟子員曰梅邊先生忠義孝友人也誦其文想其人恨不同時執鞭焉後嘗過其里樹林蓊鬱雲烟相滋蔚乎在望知故家喬木尚無恙也又恨階庭蘭玉未嘗挹其清風雖欲訪斷簡遺編

以証文獻其道無由近留郡城始識其諸孫子琛溫乎其容藹乎其言令人益慕其先内附初帥帥師至安成多子琛之才俾籍民為軍而授之長子琛曰下里喪亂之餘民存者半若復驅之從戎則田卒汙萊閭井為虚推所自來咎將有歸矣吾可貪一日之浮榮而使一鄉受實禍乎於是力請於帥願輸貲以助軍儲以寢籍民之論里中今日耕食鑿飲長子老孫弗離土宇有不德子琛者哉洪武八年築室於故址既成命其子曰室幸

苟完持家詒謀在汝而已石門馬峰先母有丘焉其下山崇而水清境幽而趣遠別營環堵之宅吾將佚老乎其中既又擷其景之勝者有八而賦咏之士友相率遂歌以揚隱居之美而徵余序之予觀子琛志行才業使效用於今世豈無可觀顧乃崇恬退之風以利其鄉人篤孝友之實而繩其祖武若斯人者吾見亦罕矣又惡得愛於一言哉遂爲序其槩而復歌之歌曰石門兮崇崇我所思兮在於焉峰緱山瀑瀉兮夏沍桃源花炫兮

春融啓逸思兮樵夕唱發深省兮寺曙之鐘山雪霽兮歲又冬密賽北嶺兮有梅有松何所獨無佳趣兮我奚逐乎塵蹤于嗟軒冕兮戕子之躬彼咸闖夫寵之門兮孰知余之所從攬勝取適兮隱居以從容離世之士兮逸民之風

夏派劉氏族譜序

民之初生得姓受氏以來不知歷幾百世顯之極者其後必微微之極者其後必顯宗法既廢譜系不明雖身

為名賢之後不自知也顯者果可羨而微者果可忽乎近時勃興者多畔本生而援世族以號於人曰是吾宗也尊者叔之兄之卑者弟之姪之而世族之後艷其勢利而甘於自鬻者亦以為然於是譜牒閥閱有不足信者矣吁可嘆哉夏泒劉氏原於安成固岡始祖偃南唐保大間徙廬陵夏泒於今四百餘年矣學者薦者累累不乏而仕者類貳令而止仕宦不甚貴業産不甚豐同姓之勃興者鮮有羨而援之而其子孫多嗜學亦不肯

艷於勢利貶損以下人譜雖不修吾知其不混淆也審矣其孫述以其尊府楚山公有志未就遂繼述而修之深恨名賢序語燼於宋元之季既而遠宰山陽書問必以徵余序譜戒其弟令山陽又遷洋縣而余未償宿諾愧負多矣雖然族在於廣孝弟之心而不在於譜譜在於明昭穆之次而不在於序予之序斯譜者不泯山陽尊祖敬宗之誠亦使世之人知畔援為可恥而艷於勢利甘自鬻者為可僇也譆

湖山雲隱序

南昌為江右雄藩湖山之勝甲於他郡然古往今來攬其勝者則殊尚憶承平時東湖百頃泓澄淪漣垂楊匝堤烟雲縹緲亭榭隱映如畫宅其幽者婑媠充於後庭絶塵實於外廏聲樂不絶於堂廡烟火不熄於庖廚雖古金張無以過之然去之二十餘年白紛重遊蕩為虛莽新人無復有知之者追問孺子亭祠兒童咸指以相告棟宇年深勿替葢修因念孺子知漢廈將傾非一木

所支躬耕湖畔以食其力與株塊何以異而聲稱至今
過其地者挹高風千載之上思見之而不可得輒遲回
俯仰久而怠去湖山亦以之而重此其故何哉同邑有
曰升雲者予同姓也僑於南昌攬湖山之勝而搆室焉湖
光雲影郁然几席於是字其顔曰湖山雲隱大夫士亦
有以咏歌之予雖未識升雲而知其志有可尚矣雖然
隣湖山而攬勝者非一人也升雲于予前所言者抑知
所決擇哉其友庭賓言其善事親喜賓客又繪圖以遺

之予故樂而為之序

送李學則立孫後重遊會昌序

曩勝國承平時吾郡儒士之盛往往散而館授贛之屬邑若會昌又閩貨之所趨其物產服食資用甲於他邑俗稱小福州士之留滯久而忘返間亦有焉予嘗於方壺常侯座上識吾郡李君學則恂恂信厚士也時李職教湘江與語數日別去自是八表塵昏友朋聚散雲狀雨絕邈不相聞者動累年各奔走性命不暇豈期有今

日哉丙辰之春予以訪求遺文至積阜歐陽氏其塾賓仲弘來見詢之學則從子也能道季父館授湘江如故前年歸葬母與兄於先人之兆今年復歸命允毅之子為其姪兆誠之後命從弟近仁之子為其子柔之後不以畀踰尊疏踰戚秩然天叙之不紊雖桑梓繫念然湘江人事之寇且久豈能遽寘於懷哉重遊驪駕發有日矣願先生序其行也予聞惘然既喜學則亂後能歸異乎留滯忘返者之為又喜學則立後協於禮異乎世之

以遠間親而啓紛爭無窮之事者然後知儒者之處置得宜非流俗庸衆人所可及也蓋韶州府君實者首以科第開李氏之祥則韶州而下枝枝葉葉孰非其根幹之所發但使生意續續不已益滋培之異時惡覩不凌雲干霄如韶州者乎必復其始實兆斯今予於學則昔有半面之雅而今有交臂之失得無懷舊之情乎故山松楸鬱乎在望階庭玉樹璨若成行學則北還之旆不可不早計也予日望之允毅即仲弘云

送沙本中入蜀序

沙君仲良往尉吾邑時以公委至吾鄉相與往還論議其子本中侍側尤疎通可人意世情轉燭於今二十餘年而仲良不可作矣本中涉世艱難謙重有守卓然自立可謂難也已矣去年以季父官於長壽不遠數千里往省死生契濶慼嘆何極倚門在念急急遄歸亦予以季父訓戒之辭猶足以見世家餘韻曽幾何時又以入蜀來告且求一言以自壯予謂蜀道之難天梯石棧百

步九折黄鵠猿猱尚憂難度而趨者日衆履馳如夷何哉利欲梏之也本中處有竹林之思出有白雲之想行邁靡靡中心遲遲必聚廬完處骨肉相依而後跋涉險阻之志定則斯役也義也非利也行以利吾無取焉行以義君子所尚也于是序其情以道其行

童氏家乘序

晉唐以來最尚門閥故當時士大夫家惟譜牒為重以予觀之門第高者初不係仕不仕也孔門四科德行優

於政事氏族而有顏冉之徒則天下古今之論門閥未能或之先也是故荀叔慈陳季方以先生處士班於司空鴻臚譜中而不怍向使司空鴻臚非其人有不自愧矣乎顯者之為榮隱者之為高其重有所在而不在仕不仕也金華童氏之譜遠者不可詳而可徵者今二十世矣在宋得象子厚以仕宦顯其隱德弗耀可師仰者具於景行篇是童氏之為望族不專係於有官君子尤以第五何必滅驃騎也予竊以為顯者必司空鴻臚始

無愧於先生處士之高隱者必玄行獻文始無藉於司
空鴻臚之榮不然則衡門棲遲而已耳富貴利達而已
耳奚足起人敬慕哉嗟乎士君子之所樹立在天下後
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易也若章氏者可覩矣其遠孫
道庸丞於吾邑温厚有守示予家乘億其辭色似欲得
予言者故以予所見者書其後若其系次譜圖之詳則
有諸賢之序在奚容贅

義濟方選序

醫者所以明一身之造化血脈流行之所以合於陰陽五行者何故非儒者不能通也古之醫神聖之妙雖儒者且不敢企及後世醫乃流於方技出於儒下果何望其明於理以濟人之病哉不明於理而惟方是據則本欲濟之而適以費之矣予友蕭志通儒者也懲創少年不知醫致親悮於藥抱終天之痛發憤參訪與論廣求良方濟疾苦期於無憾名其集曰義濟方選凡四十八卷盖有所激而為也天下之事凡有所激者其操心必

切其用工必深而收效必遠況志通儒以明其理醫以精其術又兼鍼灸以佐其功其於利濟豈不博哉方將類其書鋟梓以傳則惠澤且及於天下矣昔東坡居黃岡與蘄水醫龐安常游亟稱其醫由是名與東坡俱傳龐亦儒家子與志通無能為役也姑述其志以序義濟方選云

贈劉本和序

古者二帝三王之治天下也一道德同風俗而已及其

教明習成之後雖九有之廣千歲之遠斯人所守者一道詩書六藝之外豈有他說哉及周之末世則有戰國之游士謀詐用而仁義之用窒先王之遺文遂廢而不講迨秦之禁大道榛塞固然莫知也漢興百氏雜家怪奇可喜之論蠭起於世於是人之嚮末而遺其本者衆矣晉唐以來士大夫多喜游於藝或書或畫或嗜音律自謂清致然視古之為學者愈遠予嘗論之游藝者貴乎動息有養苟朝夕從事而無益於己雖工矣不幾於

玩物喪志者乎夫書之與畫於儒者翰墨為近琴之在音律於樂器為古常有志焉而末之能也予友劉本和詩書餘力學琴以養其性而箏笛哇淫之聲不接乎耳畫蘭梅竹石以厲其操而人禽山水宮室器用未嘗寓其形可謂善擇藝者矣予既喜其游藝之精皆時之君子所尚而猶舉古人之所學者告之誠欲其本末兼通內外交養以入賢士之域予之期於友朋豈如斯而已乎

送子芳歸隱黃嵎序

族孫子芳幼孤而立稍長以推擇為吏奔走承順於長貳於今三年矣廬陵素稱劇縣又附郭供億煩重子芳耐以處之事無不集一日悠然解去歸隱黃嵎之野為邑者留之不可字其室曰嵎隱若將不求聞知以終其身焉問其志則曰人豈不自知才各有能有不能耳不肖之從事於斯也自顧譾才不足以勝叢務猶以壞檣短纜駕小舫於風濤浩渺之中其能必其有濟而先登

於岸也乎今不忖量後悔何益況太母高年八十先人不幸蚤世終養之責在於季父季父又不幸遠役於外太母餘年晨昏疇依奈何舍己所事而汲汲芸人吾懼貽譏於賢者深矣予聞其言而歛則語之曰芳也爾之見加於人一等矣知才之不足以剸繁而退之可不謂一事之智乎知太母之養不可以他屬而思娱不可謂非一行之仁也仁智之不昧謂不為君子之歸吾不信矣芳力行之亦以覲子之確予宗人之耆英者也獨嘉

其歸隱作序以贈

林泉生字序

由宣溪而上入永新之境有林窅鬱而坡陀是曰坪上有泉泓澄而流波實為西江里之劉氏居焉季琳吾故人中子也承家膺門綽有令譽一日謂予曰昌黎韓夫子謂大丈夫不遇知於當時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歐陽公亦云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每懷此境泠然如執熱而

御清風常欲以林泉生自名先生以為如何無亦因是弘我以大道可乎予聞而喜之則告之曰予知木之為林者乎其始也方苞方體或條或喬苟無牛羊之牧斧斤之入則其天者定雨露之所濡風霜之所固斯有干霄蔽日之勢而為當世之大用矣君子之才力似之抑知水之為泉者乎其始也方毖方沸或檻或側苟無泥沙之混蛙黽之汩則其原澄澈妍媸之可鑑毫髮之可燭及夫合長淮清渭之流而為天下之至潔矣君子之

性分似之人能遠取之物以明其理近察之身以盡其道則林泉之微妙不在物而在我矣之二物也庸非我進德之機乎況托生於林泉之下庸非天下之至樂乎季琳聞之津津然喜形於顏面充然若有所得請書其語予惟季琳實進士左君介之倩左氏於予為世姻進士於予為心友故期望季琳為尤切而非常情作林泉生字序以遺之

麟原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後集卷二

元 王禮 撰

序

遊青原詩序

青原廬陵山水幽絶處也春秋景霽山磬岩桂其馨滿林士女覽物暢情往往遊焉予猶及承平 時家殷人足青原之途騎驢聯人肩摩擕壺荷簞而來之者如雨必盡興乃返其間雖裕儉不同要亦與禽魚之樂於澗谷

者同一自適之機耳惟騷人雅士則不然逸豫酣樂之餘必使山泉之勝烟雲之態人物之趣流寓於翰墨傳誦於人間若有聲之畫雖未至者見之如親臨其處焉予嘗有斯志每難其侶而力日有未暇也友人王伯允乃能與其徒夏彥琛伯仲及夏之親故崇酒豐饌以極青原之樂又形之咏歌鏘如鳴球可為出乎流俗矣好事者且寫為圖而求予序之予故有感於舊日之感而嘉其同予之志云

夏陽湯氏族譜序

族譜者譜其族屬崇卑疏戚使子孫篤尊尊親親之誼而或以之述門望顯畜聚表交遊者也夏陽湯氏本殷仲堪之裔謂荊州之後嘗為安成刺史子孫因家焉今安成羨江尚有殷使君讀書臺足徵宗避廟諱易姓湯可考者自三評事始初居永新前市後徙夏陽其派凡三下墟市江田心也當在宋也有貢於鄉者有典郡庠著讀史旨要者有與周文忠諸賢友善者是皆不足為

湯氏重也予獨喜童年尚識諸老類皆淳朴深厚温恭直諒有長者風宜其詩禮之澤綿綿至今未泯也其族之譜系九世孫思可嘗鋟梓矣今十二世孫敏幸存刻本視予俾序之嗟乎楊惲之於司馬氏叔子之於蔡中郎固自有不容辭者因念六世祖貢士之配在湯為唐臣父之子江文忠公銘其墓曰家之道奚先閨門之間有妻道焉有母道焉近而王母又為祥叔父之子中齋劉先生志其碑曰夫人以真白起家中廢子孫不失舊

物可不謂賢乎觀女德兩世之在寒門湯之家敎可知矣嗟乎予之期望於外氏子孫者豈其微哉有之似之無念爾祖離孫王某敬書

耕讀民序

前年予以鄉飲至禾川邑士吳魁吾在焉與之語娓娓忘倦後有稱揚其名謂足為時用魁吾聞之曰僕何人何足以與於斯遂逃之湖湘從遊者益集既而充然若有所得而歸以書抵其友劉宗啓曰僕營數畝橋亭之

野將為耕讀之民矣子知我深為請於王生老人一言
少序此志予聞而喜因謂其友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之詩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
商不與管子曰農之子恒為農朴野而不慝其秀民之
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又稱倉廩實而知禮節有味哉其
言也孟子亦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誠知耕讀不可偏廢也子獨不見
商之阿衡乎耕於有莘樂堯舜之道亦一耕讀之民耳

及其五就之餘自任以天下之重斯民也三代之民也顧可易視哉日用飲食徧為爾德意魁吾之在隴畝陶然而歌曰朝耕兮暮讀其樂也足足暮讀兮朝耕其樂也弗敢以喻人我酒既旨我肴既馨衎我賓親亦洽比隣何思何慮甚葛天氏之遺民雖然此固其志也然束帛之賁恐終有不容避者矣至若予也既魯且耄自度無益於世戒子若孫力充耘耔誦詩讀書為民之良慢訑之叟時翺翔乎義山之麓禾水之滋嘗冀鈇田間之

榼閱甯戚牛角之經姑與此民擊壤以相娛可乎不可乎遂書以訂其始

郡庠鄉飲酒詩序

禮義者人性之所具燕飲者人情之所通通其情而禮義行乎中聖人之設教者然也聖人以民勞於耕穫力於賦役則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曠矣於是因其閒暇制為飲酒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親睦之俗所以成而陵犯狂暴之風所以息也往讀禮經說者以為飲凡四

事三年賓賢能一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州長習射而飲三也黨正蜡祭而飲四也總謂之鄉飲酒也行之以禮教敬也濟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既者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算者和之至也飲食必祭不忘其本隆殺有等不踰所尊序賓以賢斯貴德也序坐以齒斯貴長也序僎以爵斯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沃洗及冥不遺賤也聞關雎葛覃卷耳而齊家之道形焉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事君之忠著焉有令有

辭有勸有戒一飲一食一拜一坐皆制之以道而微意存焉此仲尼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燕飲行而禮義興其於化民成俗豈小補哉洪惟天朝肩振古未有之福咸行近古未行之禮樂於鄉飲大典尤惓惓焉於是廬陵郡守徐侯彥中恪遵詔旨八年季春舉行是禮吉士藹藹賓筵秩秩秩簡則不苛於煩和則不偏於嚴四方扶老攜幼來觀者數千人盛哉所未有也自今繼繼而行之得於觀

慼者有不爲堯舜之民哉有不爲三代孝弟忠信之士哉一時與燕者喜侯之温恭執禮咸爲詩賦以詠其事禮非處士之賢而忝賓介故序所聞議禮之槩於其首簡云

永新鄉飲詩序

鄉飲古禮也三代行之致隆平自秦而降禮廢久矣漢晉間興邈輟僅爲美談奚補於治聖朝治定功成慨然思復古風詔天下郡縣薄海内外下之都鄙悉行鄉飲

酒禮庶幾觀感作興民化俗淳德至渥也特係在職者奉行之耳既而有司或欽崇大典或苟為文具則賢否之異也吉之永新賦煩民伉寛則玩急則怨前政相繼去職未遑斯禮洪武八年冬四明烏傒繼善實為邑長視篆未數月政化大通乃於學宮創行鄉飲教弟子員遵周譜習歌樂童是日也先舍菜於先聖先師乃始迎賓俎豆靜嘉威儀棣棣揖讓酬酢隆殺之辨尊卑長幼貴賤之節秩然有章深山邃谷扶老攜幼來觀者千餘

人莫不喜且嘆曰幸哉復覩三代之制蓋侯仁厚廉敏動以身教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所謂至誠未有不動者也繼今以往敬讓之俗有不成鬬暴之習有不息者乎一邑之效有不為南邦之式者乎於時遠邇之士咸為詩歌以詠之屬禮為之序顧惟衰邁無足齒録辱侯詒書致之賓席曰承温容聆崇論覽雄文令人有見晚之嘆則述兹盛美又惡得以荒陋辭

長留天地間集序

三代明王之御天下也化先於政知詩之為教本乎人心契乎天理雖賞所未易誘罰所未易禁者而詩能動化之於是設采詩之官以觀風貢之朝廷而達之天下使人咏嘆之間隂有所創艾感發其功顧不遠且大耶周道衰采詩曠厥官而詩教廢由是專任賞罰以為政而治不古若矣治不古若則詩曰不如古宜也後人讀杜詩而不究其意乃目為小技豈知詩哉余嘗謂離騷

漢魏以來作者非一人其傳而可誦者必其善言情性可興可戒而不偭乎六義之榘矱者也三百篇之有六義猶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踰矩涵泳之久自然氣韻音節從容中道而入人者深復何卑卑為論者之所能律哉雖然文章與時升降國朝混一區宇曠古所無以淳龐朴厚之風氣藴為冲淡豐蔚之辭章發情止禮有體有音皆可師法殆將聳元德以四代軼漢唐而過之惜采錄無官文采不盡暴於當世收而輯之庸非為

士者之職乎居常無事喜編羣賢美製喪亂迄今百不存十懼其復失思鋟梓廣傳庶來者知一代聲教文物典故之概誦而玩之將人心天理油然感動見善則興聞惡則戒不賞不罰而懲勸多人人有君子長者之行其於風俗裨益豈淺鮮哉使得長留於兩間世道之幸也因名之曰長留天地間集云

送稅課湯君秩滿序

廬陵稅課副使湯君得代同僚許君不色喜為之躊躇

為之惘然為之倀倀耿耿謂禮曰僕與堯佐處此三年矣凡酬荅營辦用舍之際宜厚宜涼宜弛宜張宜緩宜急一動一息一言一話此行彼同前舉後濟無枘鑿無猶豫無町畦得寡過於士君子之林非偶然也今先我代去殊難為懷子善文能道人意所欲言者為我序所以為别亦少慰我意繫遐思於無窮也禮既而遊於鄉校則搢紳不樂其去見於辭入於市井則貨殖者不樂其去形於色商旅相與談於津奔走執事之人相與談

於巷頌其美而願其久者衆也則復於許曰使禮爲辭勸其留必輿情所喜若爲辭餞其去非衆心之所怒乎余懼衆怒之難犯也既再閱月許復貽書曰願其留者人之情也不可止者國之章也堯佐行有日矣吾子斯文之厚可無以榮其往哉因念昔有問政於揚子雲子雲曰思斁湯君洽賦一方人思而不斁若此使得宰一邑典一郡以臨其民其惠澤可思者不相什伯於令乎自是其大用審矣余日望之是爲序

送吳知縣入覲序

禮盛時對策嘗言守令爵位於民為最近其政治利害於民為最切必得其人任之而後可人得矣遽易屢遷亦非民之福也大抵初至之歲不諳其土俗二年始察其情偽虛實方欲少展才志而瓜期近矣是以視居官如傳舍心常苟率尚望其膏澤下於民哉當時司文衡者是其言而居阿衡者不能用孰知去之三十年虞廷三考黜陟之法復行禁於昔而開於今豈偶然之故哉

廬陵素稱地廣民稠令則荒蕪死亡過半矣而獄訟繁滋賦役煩重才而賢者久任且未易使治况中才之士而欲三年報政哉舒城吳侯之為邑長於斯也今考績之年矣其廉介如始至而其智愈明其才愈優豈其才智有今昔之殊蓋久而後得之也故能以民心為已心視公事猶家事古所謂必世百年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於吳侯觀之漸可信矣莫春之吉入覲述職意甚至也總百揆者必曰廬陵困於兵亂久矣勞於貢輸至矣

斯令也撫摩其民以奉其上烏可使有美政者不竟其功乎銓羣吏者必曰邑令民之師帥上宜於國下宜於民斯無愧負矣是令也事上也忠使民也義烏可奪之使不終惠於邑乎吾民則曰我有疾苦呼我父母令朝於京式遄歸處又曰侯我父母念我孔艱往朝於京不日其還嗟乎某之衰齒六十有六矣閱吾邑之賢令不為不多矣求如吳侯者幾何人哉於是郡邑能文之士為詩歌以餞侯之行而謁某序其首竊惟古人於賢卿

大夫之行事雖數十世之下猶稱誦之載於簡策矧親沐其治化而默無紀述豈人情也哉遂作送吴侯入覲序

瀛洲圖詩序

三年秋某忝校藝閩省同郡蕭自省劉允泰盱江吴尚志會稽宗無逸四明桂同德上饒余從善延平孫永齡諸名士咸與焉章貢劉宗海氏以掾職試事日接顏辭驩如也既竣事宗海持瀛洲圖言於衆曰古稱海上有

山曰瀛洲清遠絶塵俗余甚慕焉將以名吾齋能無愛於一言乎咸曰諾各賦詩一章退某為之序因念前十五六年筮仕安遠猥以筆墨留分省日與宗海游於時宗海二親在堂伯仲怡怡良辰暇日輒尋文翰之侶游馬祖巖汎舟塤上觴咏以為樂當其身世兩忘景與神會悠然自適於時日之頃者雖不可常然瀛洲方外之樂亦無以過之既而别去事異時殊濶絶如隔世矣孰知此年復得再會於三山而宗海為大藩從事惟七閩

無他郡兵燹之虐城邑之完人物之富無異平日宗海進而立乎賢相名卿几席之側以討論政治退則羣乎掾曹之彦詞林之秀則有鏃礪括羽之道冠佩容色舒舒愉愉葢身囿乎瀛洲而不自知也雖然仙非有超世之見者不能為宗海於事物之來其納而容之也使若水之於海莫知其所往其可拒也則若潮汐逆捍於千里之外弗與同其波而定見之確乎不可拔者猶是洲屹乎風濤浩渺之中而莫之能動若然宗海殆神仙中

人矣況瀛洲乎抑余因是圖又有喜於畫史之妙也天下之物有非人力所致者而畫史能致之其嘗思古豪傑之士於千百載之上恨生不同時而畫史頃刻能致於目睫以慰懷賢之想令宗海慕清遠幽勝於海外不可知之鄉而畫史以意形之一室以成宗海所慕而宗海欣然樂之以為瀛洲在我矣非寓意而不留意者能然乎禮喜宗海與寄高遠而知其有得於斯焉故著今昔相與之意為之序

送楊生遠遊序

楊為白下聞姓前二十年余客雩陽與萬全翁為斯文友往還言論生在侍楚楚異他子弟有勤學好問意繼以所業過從質是否頎乎似求益者余心甚奇之其後又數年兵變孔棘而翁捐館生頻年行乎患難乃能兼藝能以自濟得不乏賢於守章句淋人遠甚雖然生計則得矣余獨惜其智分而學不得專時邁而名未易立數以惟斆學半勉則慨然曰生向也不得遠遊以親也

令惟慈顏而起處安健仲氏且善養又安能侶數童子
匏繫富兒之門以老哉抑豈若肆耳目於通都大邑山
奇川秀之間以紓懷緒以致甘旨哉今年秋余校藝閩
藩生來謁於三山驛舍握手與語而後知其無言不酬
如此迨余之歸也送至延平因得睹其近稿則閩之佳
山水無不形於咏歌秩秩乎其體裁之正也雍雍乎其
音節之和也兹其遊之不可少也哉方將出閩闗汎浙
江下嚴灘入會稽而探禹穴沿洄江淮之交以仰窺京

師之壯麗則所歷益多所進益不止此雖然斯言也因生詩而發予之求於生猶有重於詩者昔司馬子長好遊或者以其史記之奇偉得於名山大川嗟乎子長之得於遊豈獨史記哉生今之往也有若鄭衛之地則退然恧然凜乎視指所加而知戒有若洙泗之鄉則回翔焉想慕焉思古人所以自致不朽者何在而知勸則遊之有益於生也豈有涯哉行矣勉旃明年候歸棹於鷺渚之濱將覘所得於遊者以為生賀

贈醫士余以謙詩序

去年余校藝三山歸至鍾陵趙仲敬來訪語及醫士余以謙之賢余已心識其人矣今年秋復同魯君希魯按文東廣同院有爽節適魯君因及以謙之為術余益敬其為人於是求詳於魯君則曰余為章貢世醫而以謙尤精遇人有疾苦不問貧富即趨視之雖震風凌雨不避察脈視證如别黑白如養由基之射然不衒能不伐勞不瑣瑣規利其處心與君子同常人殊病愈者雖不

德之弗問也沂僑寓雙江有年數矣凡老少有疾悉賴調護感其不厭而愧其所報雖天之福善必在其子孫顧不能使如宋清闕托諸辭藻藉藉至於令我負也歟哉近獲縑軸欲求詩文之能者著其處心濟人之美而子為之倡何如余聞而笑曰以謙之於魯君全其無恙於一家魯君之於以謙冀其有聞於千載蓋交相贊者也不求報而報之其皆古人之心也乎余亦樂道人之善者故書其槩於簡首云

送蕭韶會試詩序

學校選舉出於一則真才用而世大治此一道德同風俗之源而今昔志士之所願見也予嘗溯而求之周魚三代之制於斯為盛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之習在東序學者精業就材文武一道至於選舉則鄉遂之學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凡進德事舉言揚曲藝悉論而誓之或升司馬或升太學是貢士亦取夫學校之異者於是簡不帥教者移之於鄉之左右

又移之遂雖受成獻馘亦本於此盖天下無一事不出於學校無一才不起於學校安得不道德歸一而風俗大同哉官人用吉士之際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藹藹王多吉士為君子使何至若後世由進之多岐哉皇明之有天下也講求古人所以設教使文武萃於一而學校選舉出於一庶幾三代遺風復見今日十有七年甲子秋大比郡縣之弟子員試藝於各省於時泰和蕭韶以詩中前列横翔捷出士

類驚駭可謂俊秀之士矣將赴春官友舊咸賦詩贈行而屬予序之故舉三代養士取人之法洎本朝復古之意以告之庶幾擢高科躋膴仕者忠信成風廉恥道立以無負於朝廷無愧於三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斯文幸甚

霍山十二景詩序

余聞平陽堯之所治故其人至於今恭儉克讓和而不怒憂深思遠有聖賢之遺風常欲與之遊而罕遇其人

申君良弼司征廬陵有士君子之譽于是益信前聞不妄一日語予以霍山之景凡十有二曰迴巒春早曰介山秋色曰綿嶽雪晴曰箭壑斜陽曰龍洞白雲曰馬跡晴嵐曰抱腹雲梯曰大岩氷柱曰屏風疊嶂曰玉峽飛泉曰三清烟雨曰禪房夜月皆其邑山川之勝且曰某雖遠役於外而故鄉景物常顯顯心目間思得能言之士序其槩而詠歌之公退展卷一誦猶身至乎鈞遊之所而目寓乎景物之間也子以為何如予聞而嘆曰良

粥之志亦厚矣王師範有云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君其有同於是耶近年求仕者有薄其鄉土詭籍中州以利於進視棄墳墓猶棄敝屣況有繫念於山川景物者乎珠出於淵潭而賤淵潭璧生於荆山而惡荆山視良粥斯舉豈不霄壤懸絕哉各賦三韻以為諸賢之倡

丘隅一雨霽鵠鵠烟翠好獻歲曾幾時鳴琴得春早

羨爾迴巒姿陽和轉枯槁　右迴巒春早

常時介山道憯若寒食節況此風色殊秋高轉蕭瑟
嗟哉號野翁使我長惻惻　右介山秋色
綿岳雪岧嶤晨暾光欲滴淒涼一片地狷介有遺跡
彤弓饗既疎茅土復何益　右綿岳雪晴
箭筈日脚垂平原草如剪世路老行人往來足忘蹇
返照滿空林長送牛羊轉　右箭筈斜陽
蟄龍本在淵閟世鱗鬣動功成而不居退窓守幽洞
雲桂碧松枝英英亦藏用　右龍洞白雲

斯人不可作馬跡尚如故割股情何深還家棄前屨
千載嵐霧中精靈託啼鵉　右馬跡晴嵐
抱腹巖回合金粟招提境梯梯上層巒靉靆出山頂
此處學無生犁然發深省　右抱腹雲梯
大岩氷晶域玉柱凝氷花貢入廣寒宮煩疴焉敢加
歛兹錫民福歌詠懽劉乂　右大岩氷柱
雲間千萬疊烟嶂如屏風秀色在朝暮奇觀異橫縱
何由陟其椒一覽華與嵩　右屏風疊嶂

砌然蒼玉峽知是何年鑿飛泉濺珠璣觸石響雷雹
誰挽銀河流人間洗炎爆　　右玉峽飛泉

清静老氏宫凡間羡琳宇無為常自化香篆長如縷
塵躅至者希沈沈鎖烟雨　　右三清烟雨

禪定久已出悠然塵外蹤夜月如流水振衣受凉風
何由裂煩網寄跡覯性空　　右禪房夜月

草意詩序

昔軒轅氏以神聖之資行施濟之德察草木之滋鹹酸

甘辛薟蜇以藥人之疾苦於其美惡無所憎愛一視同
仁其嘗百草者惻隱之意也至楚之屈子始分辨於其
間扈江離擷辟芷搴木蘭攬宿莽雜椒桂紉蕙茝畦留
夷滋揭車索胡繩纍芙蓉惟恐衆芳之見棄而薋菉葹
榝蕭艾之類深慮其充夫佩幃盖惓惓忠君愛國之誠
而懷賢嫉佞自形於比興之表義也迨觀杜少陵除爇
草之句惡之如蜂蠆若芒刺芟夷不待於高秋其嫉惡
如仇猶屈子之意乎濂溪周元公深探聖賢之奥洞觀

造化之原吟風弄月灑落光霽庭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其萬物一體猶軒轅之意乎白下劉君善初蒔衆卉於庭藹然如茵繽然如幄行列奇石而日哦其中以舒浩蕩之懷耿介之氣因字其所曰草意宗工鉅士髦友畯生莫不歌詠之而善初徵序于余余不知善初之草意仁耶義耶容有謂予曰善初業醫而活人之念尤切竊覵其意無亦願學軒轅氏之流歟曰仁與義吾不得而悉也予聞而嘆曰方今公道日淪民風日靡戶

服文以盈要謂幽蘭不可佩與其為少陵之義形於色曷若濂溪一般意思之為高乎善初曰先生可謂得我心之同然者也請書以為草意詩序

麟原後集卷二

麟原後集卷三

元　王禮　撰

序

送陳仲述赴會試序

洪武十有七年大比天下賢能之士各試藝於所司於時郡縣學校擇弟子員之俊秀者以充貢容有過予語語因嘆曰盛哉濟濟多士誰與中者予曰若陳仲述當在選中已而果然容服予知人之明且問其故蓋其為

人也孝而信恂恂有良士之實其為文也簡以達優優得程試之體予以故知之明年春會試於京師客復請序其事以壯行色於是酌之酒而告之曰選舉出於學校三代之隆典也而聖朝行之近古所無諸君裒然舉首抑有深究重輕之故而自勉乎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實受之登於天府觀賓興拜受之言尊士如此其重自漢以來雖不及此然猶州長身勸為之駕諂詐如公孫弘亦鄉人

固推而來至唐楊綰投牒自進而士始輕矣迨於後世如奪席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奸盜然何哉是必有由矣三代盛時待士雖甚重而擇之甚嚴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免其徭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方可使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禄前後凡經七級乃始得禄後世專

以文辭優劣為去取故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貴者夫象犀珠玉之可貴以不易得也得之既易則不自重惜保之良難今日新進之士一蹴而釋褐食禄臨民榮亦至矣可不廉勤自勵戰兢自持以負朝廷重士之意哉使風俗還淳而士類增重在諸君力行轉移間耳范文正韓忠獻寇萊公文信國之事業光明俊偉磊磊落落夫非科第之士乎子其勉之

送王生入蜀迎父序

書窓午困方與諸生歌太白蜀道難劍閣等篇以暢胸中磊砢適有王生處厚來謁坐有頃請曰賤子將入蜀仄聞先生高誼久矣願賜一言以榮斯行庶江湖識不識不肩衆我也因語之曰而不聞太白之言乎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則曰家父西遊今七霜矣形單影隻未能遄返竊念走也年已壯矣有親在外定省曠而色養荒不得名為子每念及此涕淚橫臆是以徒步勇往以迎其歸盡茆欄菽水之懽志願足矣

豈有他覬哉若然則予敢愛於一言乎孝者百行之元
也生以天性之重不憚數千里之遙跋涉險阻山靈川
后猶將相之王公貴人猶將憐之而况于予也日以討
論道德為事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令處厚迎養誠切
而黙無一言贊之豈人情也哉雖然錦城名藩善地也
佳麗紛華不減於淛生拜嚴父之後周覽勝槩俯仰徘
徊理所必至慎無遲迴宿留玩日愒時忘倚門之望詩
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陟

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舍軷之際尚當為處厚誦之於時族姻少長咸集以蜀之勝跡分題賦詠以寓同心離居之情咸列於簡之左

送蕭子躍遠遊序

昔讀傳記見聖門有好廢舉者恒鄙其好尚之異及存魯破吳軒輕諸國傾動王侯乃不在儀秦下然後服其解紛如轉九乃若挾所嬖汎五湖歷名勝之區屢致千金而屢散得英聲於吳楚又未嘗不羨其為人常欲踵

其遺風射什一之利由沅湘溯巫峽弔古秦漢舊都以涉燕趙韓魏之郊跨泰山黄河之壯窮吕梁碣石之險豈不賢於窺陳編而求源委也哉昔馬懼定省之或疎令也惜齒髮之已耗徒有志而未能遂也東昌蕭子躍以盛年鋭氣出門萬里趨庭於江淮之間縱目於朔南之廣則所以增益志氣豈有涯哉貨殖解紛如端木千金延譽如陶朱誠可慕也行矣勉之易曰利者義之和子躍其亦有味於斯言也乎

贈蕭同禮序

胡忠簡公澹菴先生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為忠臣於家為孝子皆其讀書之所致也故平日之所親愛必以讀書勉之嘗隸讀書堂字以遺從弟壽亭余來東昌又見職醫蕭子信家讀書堂亦公筆也故蕭氏子孫多以儒術濟醫道有曰同禮與其兄俱習儒而攻醫札瘥之人謂其燭理之明咸奔走焉儒生彭宰吾嘗患寒疾庸醫危之館人欲舁送其家同禮視之曰無傷也

昇則重其疾矣始終調護遂以勿藥寧吾德之酬之一無所受寧吾曰義人也讀書人也吾將求王先生叙其槩以報之屬予弗暇既三年矣請之益堅予然後嘆二君之有嘉德也雖然非讀書者能之乎昔人有云宰相須用讀書人讀書則良相矣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良醫之格物窮理有不由讀書乎蕭氏子孫之良要皆忠簡之賜也豈無自哉予故著之使知自勉云

送永新丞夏君東還序

以中姑藴人少有淳明之資輔以强力之志通春秋大
義是非不倍於聖人人謂夏氏才子也年既壯觀光於
京師洪武三年就試進士蔚然七十二子之列可謂榮
耀也已其年九月拜監察御史守法不阿權貴斂跡六
年除河南按察僉事既而困於役丁内艱十一年復擢
為永新丞十二年又以事去職而以中敞門退省休休
焉安於所遇未嘗有幾微見於色日繹思乎聖經賢傳
之微言以自礪若人也豈世所常見哉以中在永新律

已也嚴臨事也恪望之昂昂而即之温温與予雖一再會而心相知予亦深慕其為人别之日有不黯然於中也乎雖然昌黎韓子有言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傳於後自以中之志觀之今世之士豈盡不古若哉古之君子才發於持滿之餘名顯於獲訕之後往往而是以中傾否之喜予雖老尚或見之姑書此以别

秋江送别圖詩序

姑蘓曹侯之貳守廬陵也以疏通練達之才膺劇煩治
劇之任優優敷政黎庶德之既而以微事去職所謂觀
過知仁者矣洎乎霈恩廣被萬物皆春中道言旋復我
邦族瞻衡宇而載欣撫松菊其猶昨遂適治所拜家慶
於慈闈買扁舟而東下于時無老無少無貴無賤莫不
趨庭以賀依依若恐其復去侯之得此於人人豈無自
哉惟無愧於人故獲報於天昔儻人爵之榮今盡天倫
之樂人生至幸有過此者乎儼行色之已臨慨晤言之

難再郡齋士友相率繢送別之圖賦惜別之句以寄離索之情而俾郡之遺老王禮敘其槩於圖後

贈唐克譓圖書序

自書契代結繩以還人文日宣而大朴日雕以散周之璽節六國之相印又書契之變也漢始有私印以記姓氏視璽節相印正刻者異又節印之變也自是士大夫圖書製述咸以誌焉意圖書之得名昉此隋唐而下舊式漸乖逮於趙宋篆涉於巧制失之夸於是古篆不復

見而淮南子所謂方寸之印者殆虛語也元初中朝諸老丕變文風凡圖書篆隸一復於古印廣以寸為度痛革宋季鍾鼎之謬制而尚友千載庶幾睥睥乎淳龐之習矣予嘗翫印刻而思可以得河洛縱横之意焉可以見井田開方之法焉可以存盤鼎鍾鬲之古焉可以識專門名家之學焉可以寓防奸杜偽之智焉是則印刻之古也而所益者廣所益者廣而放乎古非人心世道之還淳哉東昌唐克譓攻文章之印篆古而制雅布置

得宜運削勻潔庚庚然如瓷之碎也輝輝然如玉之潤也使益精其說將識者動目如摩挱岐陽石鼓如登嶧山讀秦刻如鴻都門外睹蔡中郎三體書詎非藝苑之快事哉雖然一事之精惡足以盡克謙之美其自牧卑損慕尚清高疏通練達異日且大用於時而予獨敘其印刻之善者喜其有助於已也予於文不工於辭而尚乎古又得印刻之精者以黼黻之豈不足以增重於時人之耳目哉歐陽公嘗言吾文將賴君謨之書而傳予

於克讓圖書之印亦云後之覽斯文者有不一握為笑也乎

牧夫字序

唐季彭公玗系出長沙仕至吉州刺史得廬陵北山之勝因家焉子孫蕃衍二十世矣裔孫子綸仍居山下勅斷家事讀書飯牛於其間以樂其志而自號牧夫焉過予求序其志予以為爾羊爾牛飲池降阿何簑何笠麾之以肱者牧夫之事也說文曰牧養也司也司而養之

牧之義也然而州長亦謂之牧何哉非以其司乎民而養乎民歟子綸苟先有以自牧其心則不徒牛羊之牧異日殆將為九州牧以牧乎民矣子綸曰然則牧之道無以異乎曰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卒以相秦而致治卜式為郎於漢致上林之羊肥息嘗曰惡者去之毋令敗羣牧民之道亦猶是也推而行之在子綸矣吾黨欲觀其牧者不必觀於今日而觀於異日可也是為序

和溪胡氏族譜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之謂門戸門戸之高潔非聖賢莫能自致士之有志者知聖賢所自致皆己分內事亦勉力希之以大其門戸何不可者萬一力有不逮則持身於無過之地使鄉稱善人君子亦望族矣此而不務乃欲尊所系於閥人以為榮耀自有識者觀之豈不愧乎西昌和溪之胡系出長沙馬氏僭亂辟地廬陵分為三族伯居值夏

資政殿大學士忠簡公銓之祖也仲居南城登慶歴六年第官至朝奉大夫衍之祖也其家和溪或黄漕有以胄監弟子員為南城丞曰箋者皆季出也胡氏自三族為名宗於是言李者悉出隴西言劉者悉出彭城和溪傳世遠矣至清翁昉修譜泝其源於長沙歴歴可考葢和溪之與黄漕地之相去若此其近也世之相後若此其未遠也宜有可信而傳也兵發之餘家乗靡存其從子志德慨然興曰上世之遠遺文故老俱不足徵吾末

如之何矣自十世可知見於諸賢銘挽者亦足不隤其家聲尚何旁搜遠紹為哉嗟乎胡君可謂加於人一等矣可謂拔乎流俗者矣既新其譜又輯諸賢於先世有所著述者為流芳集可謂善繼其志而不忘其本者矣噫世固有幸而出於名卿之後乃不能敬謹自持以無忝先世至炫名忘實賣婚沽利寡廉鮮恥視胡君卓識偉度有不愧汗也哉

平上樊氏族譜序

世姻中有儒士樊植致書於禮曰四方之欲光顯其戶庭宣昭其譽問者皆有求於先生以傳世垂後矧寒宗於名門姻婭非一日矣譜乘重修而不得一言以志其成非在下風者之咎歟吾世之先由湖南壘造徙永新之里多歷年所至資深居士昉仕於宋授宣德郎嘗因司馬氏門人劉洙見公於洺公甚愛敬以所聞見敘次為說以贈有家富而官顯好學而積德等語居士之後又數傳至諱瑚者為潭州推官懸車於平上之山莊去

里滆十里許世系源委見於名公銀筆者富燬於兵燹
僅記憶其槩耳司馬氏紀録尤詳今亦無存惜哉惟先
生述其本原庶他日吾氏知其所自不隤其家聲禮兒
時侍先子修家譜見樊氏夫人墓誌者二皆平上派其
一楊文節公筆也夫人切於教子自貯其筆墨書籍啟
鑰扳厨而取之厨仆而礫其一則陸劒南所作實靖州
史君之母載宣溪至平上三十里而近人以純綿麗窓
鼎壺甘旨奉其母朝暮使交於道其銘有曰女也而行

則士老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寡過則樊氏内行之賢可知宜其外氏子孫繩繩翼翼守身而不失務學以淑人有異於尋常者矣雖然禮願其後昆出而事君爲排闥之壯士處而傳經致門徒之三千又次而稼圃亦自有樂趣使鄉稱善人足矣姑以此序其譜之首以勸植字舉直云

西溪八詠序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厚之道也禮樂者非君子

之所服乎有中形外不倍其原仁賢多有之是故屈原思郢鍾儀南音莊舄執珪而越吟王粲登樓而土思人情懷舊理固然也縉雲應仲彰氏以文學充貢司征於廬陵公退好書樂易文雅故里溪山常接夢寐而歸與之興未諧於是列為八詠求詠歌之以抒其思仲彰之意可謂厚矣予覩曩時銓選薄南士嗜仕進者往往詭籍於北而諱棄父母之邦倍本忘初豈仁人之用心哉視仲彰有不愧汗也歟予嘉仲彰之賢因用法駕導引

曲八章為謳吟之

銀蟾好銀蟾好爛爛出東山混沌分時明已有堪輿盡處照初還良友樂餘閒　東山明月

雲如彩雲如彩瑞氣北塘邊一片靈芝浮寶蓋昔人逢此慶臚傳平步上青天　北塘綵雲

琅玕碧琅玕碧千挺亞荆岡掣釣影懸雙鉄鯉　裁簫聲引九苞凰勁節老風霜　荆岡修竹

蒼松古蒼松古硃嶺秀嚴冬風動潮迴疑舞鸛電飛

厓擘化神龍不肯受秦封　砵嶺古松

垂綸罷垂綸罷沽酒薦槎頭浦外杜蘅時自采橋南風月付誰收踈散傲公侯　橋南晚釣

東皋去東皋去洞口及春時綠野莽平苗似浪黃雲高下稼如坻擊鼓御農師　洞口春耕

岩花滿岩花滿恰似錦屏風覔句詩翁頻指點偷閒年少更從容山色淡還濃　花岩錦屏

平床墅平床墅滴翠染人衣芳艸如茵共醉臥繁陰

似幄澹忘歸禽鳥樂幽棲　　平床翠黛

黄允濟樵唱稿序

客有問詩法於予者予應之曰六義之經緯古詩法也而世尠能明之况其微妙者乎三代民性淳厚詩之美者無溢辭刺者亦優柔不廹意見言外盖其風化所及涵養所致而然此詩之本也本既立矣音響節奏又各有說焉五言古詩貴乎高古朴茂如漢魏而淵永有至味七言歌行沈鬱雄渾開闔曲折詞氣如百經戰馬乃

為盡善近體律詩又在壯麗痛快首尾意繹如而不雜至若絶句必折旋婉媚悠然樵歌牧唱之有遺音嫵然宮粧院靚之有姿態知此則駸駸乎入作者町畦矣復何法之可言乎里中小友黄允濟以其所吟示予音韻鏗鏘布置縝密讀之犁然有當於人心可敬可愛而意欲有聞于予者以允濟之才之美何藉予言而予猶惓惓以語客者告之亦愛助之心也允濟勉乎哉予望子者不今日而已也姑題其首簡而歸之

贈襄陽稅課司大使詹君序

予家先世在宋嘗於郡城之西南湖橋之近因峻岸垠塄結亭曰山月築臺曰雲端楊文節公為之記大江橫碧羣巘疊翠鷗浦鳧汀檣輕颿綿足以游目騁懷盪滌塵歊而立於獨吕忠公謫居嘗寓於此故考亭朱夫子來游來歌焉予偶至郡必履荒址臨眺以抒懷賢之悰倦則即其麓圓通庵而少憩則有寧上人兄弟相與遣世慮而游方外亦一樂也今秋重來忽聞上人再理荆

襄之檝急往與别上人曰寧往歲之游寓襄陽五閱月
辱司征詹君伯振傾盖如故凡所以存問予進雖天倫
之愛莫能或之先也盖斯人昔以賢才舉於鄉重厚周
密鉅公碩士咸願與之遊酬贈賦咏之作率不肯凡抽
思寫物類多春雲態度良時暇日或與名勝登峴山送
斜暉迎皓月慨往哲之莫及嗟來者之難期俛仰宇宙
飄飄然有出塵之想先生若惠一言使得藉手以報知
己非厚幸歟予聞其語因嘆禮也守朱呂之業徒仰止

先正高風於一隅詹君乃能登高懷古景慕叔子遠韻於千載又感上人寸心千里之篤交而知詹君懷才抱藝之高致於其行也序其語作贈詹君序

鍾子温吟稿序

予友鍾子温信厚朴茂人也與人交始卒無間退然似不能言者而胸中黑白了然力學不厭嘗恨不得近予有鏃礪之道而予亦以不能常常見之為慊近防以所吟稿示予宮商相宣榘矱不偭情景俱備瀏乎山泉之

清粲乎野芳之麗真可與言詩矣然子溫予心友也非汎汎常情比可不以予所聞者助之乎因憶曩歲嘗從參政全公幕下與楊君伯謙夜論詩道伯謙曰予得於范先生者其要有四蓋詩貴簡古明暢理斷含蓄而大忌俗泛陳腐冗麗嫩空佻知此則思過半矣伯謙不可作矣而斯語服膺未嘗忘也今舉以語子溫有知予山陽聞笛之感者乎因題其稿末歸之子溫異日尚刮目以俟

贈劉尚文仰霄序

劉君尚文何其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也何其爽朗周密悅乎人人也尚文家本禾川與伯氏尚玄辟地始來太和境上闌老氏之教挾曾楊之術以及醫藥卜筮星數曲藝靡不通解遠邇之人咸信慕之東里未辭而西里之使交踵其門矣在外二三十年如未離鄉井而家日以裕于是退營菟裘于永水之陽以老伯氏養晦授徒樂於丘園而尚文解人之憂赴人之急奔走不暇衆皆稱之予亦羡焉猶以其涉於百家雜業未深與也近與

之語則知其於經傳之訓詁文字之偏旁源委極力窺尋搜討而前輩奇文偉製亦往往記録不遺然後嘆其有本者如是而恨相接之晚也蓋太山有其高則延而為龜蒙鳧繹嶇夷莫不有其勢黄河有其深則導而為龍門孟津洛汭莫不濬其流人之為學本原既道致知而篤行閑邪以存誠烏往而不達哉嗟乎喪亂以來四顧閲寥人少矣尚文益思盡已之性以此事天饗帝而無怍况酬酢於日用者乎予言廣矣勉旃無忽尚文思

仰繩祖武故一字仰霄云

送陸知縣美解序

廬陵陸侯下車之三月輿人誦曰昔我中田豐草翳之棧車弗休無力易治自侯戾止公役均使追暇耨耘禾黍薿薿昔我廛垊送往迎來戎車繹騷耄倪驚猜侯來撫之安堵如故事育感恩杜母名父昔之為政猛則民殘令其優優黎庶以安剛不汝吐柔不汝茹禮以為律敎以為度又後之六月侯將入覲報政而代且至矣輿

人又歌之曰昔來何遲今去何速悳我弗終眙陽之陸
於時業已行矣有垂髫之童諗於戴白之叟曰天悳仁
侯曷又奪之我將維其檝使弗得移柅其車使弗得馳
何如叟曰童子何知厥問四馳遷擢允宜汝不聞輿人
之誦大雅之詩乎不吐剛茹柔如仲山甫侯既有之賦
政於外入為喉舌侯惡得辭焉在廬陵則一邑蒙其福
在廊廟則天下被其澤惡得以寡妨衆哉童子遂行叟
亦逝去於是羣黎百姓輯其語以為陸侯美解歸朝序

麟原後集卷三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阮鍾瑹